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獻集卷七上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周瓊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文獻集卷七上

元　黄溍　撰

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摭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為表盖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為何時某侯為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

既不容有私史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闕與吳興為郡曰内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粤自聖化南被國家遴選仁哲以惠幸兹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貳立石為題名而屬予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覯其氏名與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

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詐回直之目使來者知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已出古也騷不必如詩玄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三國風之作大抵發乎情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載殊時而五方異感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也其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有如先生之閎材傑

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爲世所貴則言豈誠易知哉
蓋先生自少時爲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逮其年邁而氣
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爲文逸出横厲譬如風
雨之所潤動雜葩異卉不擇地而輙發人見其徜徉恣
肆惟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爲近似者方竊竊然揣摩
剽掇譁衆以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蹖幽微辨
名數者殫毫末而先生之文遏而不行矣孰知夫緜緜
儃儃浮沈俗間其自視吾言蜩甲爾蛇蚹爾豈復累於

稱譏者耶溍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誠悼其餘芳溢流無所記以被於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稾癡稾聽雨留稾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為言也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乎綿千祺貫萬彙而無遷壞淪滅者莫壽於是物矣區區之篇櫝尚奚為哉姑用以致吾意焉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槩溍既為之述兹不復云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衢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矣景定末王侯已守是邦始謚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為道院者闢書堂曰明正且以其沒入之田百七十有六畮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孟奎又益以他田六十有三畮祠事以備國朝因之建書院額設山長員而玆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慶初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冒取有禁於是總管申侯為閱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

所侵田有挾教門檄來爭之者侯弗為動乃賂吏瞰侯在告謬為可疑上其事於宣閫今山長葉君謹翁白侯破其計而闔復下于郡侯為徵圖籍覆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失不守又三十餘年廼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滑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畎而已矧夫威怵利誘有甚於二氏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拄大

奸一斥終其身不悔逮紹興權臣擅事汪公既坐切直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茍合去相位貶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撓是凛焉不可奪者區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帥祗奉德意幸恵斯文甚厚緊六君子之冑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人傑出其間媲美於前哲夫能寶其不貲之軀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滔既為書其槩且道其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

孫衍嘗以已田百畮代其匱汪公五世孫諠亦以已田三十畮相焉至是兩家因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已申侯名伊嚕特穆爾高麗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為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改作學于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來涖縣事厥既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廬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析於郡庠若出於是邦之寓公

者歲爲米不盈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爲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畮有竒爲學官永業以佐經費侯既納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事者方君遇以爲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遽能不愛其所有以弛吾乏絶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來徵文爲記嗟乎大道隳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久矣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

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去吝孰先焉由其通舍其蔽兹所以合異而為同也侯與吾從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上地之利其末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為原其大趣而為之記其目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

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録為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為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頋出他州縣下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前後為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學之賔老以為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

為言君欣然為輟田之可耕者若干畮山之可樵者若干畮以佐之士之羣居聚食始無所乏絶莫不德君之為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廪於學宫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説者蓋以為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為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閒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為弟子員

而藏修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為其儉萬鍾之禄不足為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為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𣂏嘗為某官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為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

飾而已也以為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為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修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庳仄下陋歲久且就圮丞耿君某以為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為基之崇參其基

以為屋之崇修去屋崇五尺廣參其修而益五尺凡修廣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為間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為大願紀成事來者尚有者也滔不佞無能贊美頌勤然竊覿是役也

有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夫所宜書者兹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凡庸可畧也

松陽縣惠洽廵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廵檢其地以教官而假廵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為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輙後會期莫有以為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寔

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為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槖不足則其吏士洎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諏日之吉入據廳事而休吏士于旁舍迺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為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為力眡尉難矣矧處為山郡而介于甌越國

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建牙分閫以涖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椎剽之習或未盡去廵檢之為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逭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為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枹鼓不驚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易處之其設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之功而已世恒譏儒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為武夫俗吏不可少媿

耶為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譏也君名自修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為常之宜興人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

五十九而為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施材甓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圮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修職於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檝不足以嚴使客則檝木以竢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輙發又重以其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為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為此有司者之事非細

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束馬事聞于府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四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為之周阹其下為門如半月以釃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

田稍食貨殖奇贏若他大姓比川梁達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顧能輟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滔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尸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滔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修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尚託始於兹橋也文貴之可稱道

而不繫於橋事者兹不書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滑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合鄉薦之士為題名而虛其左以竢且屬滑記之滑惟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

逢之流相與蹈詠為日已久如種待穫適惟其時是以詔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厠於英雋之列獨是州閲十年而偕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恒有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為稽古之所蒙豈賢師儒昭示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滑與

諸君子求無作焉可也小子有造滑於承學之士益日望之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隷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鄞以一縣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須稱是取民為最夥而其為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他司以轉漕市易鹽筴之利有事于海者悉涖治其處一切趣辦用民為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者日削而弗繼吏緦緦

焉惟期會之或後為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公之為丞也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周侯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為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眡物力之薄厚各捐巳槖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羸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曰諧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既條上于縣周君合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

廷酌父老以為衆勸旁鄉比井爭慕為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姦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間而民亦忘為役之勤其效可覩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庶幾夫嗣為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葢子產之所以為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

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仔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予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畮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從子姪之蕃衍也歲率用八畮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賔祭百須之費吾懼夫久且弗

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焉耳矣葢得田凡若干畮别儲其入爲子本而權其竒贏俟他日更購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也葢予聞之古之制禮者爲之井田以同其利爲之比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葬相卹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族焉而非會居聚食之謂也服窮於緦而同姓殺於

祖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强合之哉大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孝子下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

與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於碑陰玆不書

潛窩記

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扁其宴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為言退也潛之為言藏也是故以世為莫足用吾聰明而務為退藏者也古之善為退藏者豈隤然伏其身窅

然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濶步英儁之林含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庸人小子却立而睨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騏驎騕褭躡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倦遊而歸逡巡乎山砠海涯而時出以浮沉俗間所居而屨滿於戶外矣鴻聲駿望猋起水涌庸詎知夫退之非進耶惟夫不爲物首而墨以爲守是以恒瞠若乎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君之於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

退未嘗行也惡乎藏顧獨弊弊焉於其名迹之間是將有關其藏者矣夫湛盧豪曹固不斷一割之用其光氣熀然星辰之上者雖千仞之土有未易以揜遏也善刀而藏亦有其道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彦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

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為之大書其顔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為之記以繹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嗒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惡睹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惑者事也揆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

易動者或怵之善惑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不暇擇也其無繆迷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晝談夕講之隙退而即於私室各著其志以自儆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其愷愷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為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繹之者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

審如此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茍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為獨然也彼愷愷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厲同志也

鄉學記

霸之益津人宮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業其中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宮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

章閣侍書學士内翰虞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譔未暇如君琪請迺以狀授滑俾執筆而書之滑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為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閭則又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為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恒足賴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

令既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闊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迺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為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為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緡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

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為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録又多怪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為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

功有託以弗泯其在玆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君以為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黄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為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於邑署之西南不久輙壞天歴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

嚕噶齊博迪蘇巴哈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秘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宫以嘉惠章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為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彼而嗇於此非所以欽承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衆而改作焉中為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櫺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説之所無不畢備經始于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于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溍記之溍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

施與易大傳所稱綱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為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辭而為之記餘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溫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為亭榜其顏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為市區百貨所萃廛氓賈豎咸

附趨之江滸故有大石堤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為石路外出以屬於舟次為之馬頭凡為馬頭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達商舶云先是江水遏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毁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為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為害隄傾路夷亭隨仆永和鹽倉亦圮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急

議興作俾大家之役于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汐之盈縮有時也按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為柱而設椺拖其上内攢衆木圍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土其中加横木備其欹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二月訖役於冬十一月費不盆於舊而功倍焉俾來俾記其歲月滑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故

竊取斯義敘次梗槩不復效近人之記事謬爲諛言以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爲縣當其第一驛谿水逕闤闠中横絶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爲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領教令内奉職貢使客傳遽之往來率由乎是爲長吏者曷敢弗謹迺

規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架石為橋其脩六十尺而其廣得脩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為日若干車者無濟盈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宮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諗曰吾畢侯之為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顧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槩勒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逵路廬館川梁修除

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郊警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辭而為之書善觀政者有考於斯則他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翊正掾外補云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為御史南臺時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

正月公甫就職即分涖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獠錯居俗素獷悍喜鬬爭獄事為最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雖盛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勌因有言其冤狀者公曰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囚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為之太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伺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析薪之斧並斮殺之既沉斧

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顧以為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汚何以知斧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有龍光祖者買官得同知某州事用例奪官家居其子及家奴言胡孫谿有吾家故所請射官地而宋某來耕其上今宋已死宜募佃者光祖從其言而宋之子乙來爭此地光祖以牛米鹽遺洞蠻使與佃人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佃人指乙

兄甲謂洞蠻曰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散賣其妻子於諸洞甲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止以占田坐其佃人寘光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迺諭洞蠻悉出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沅之麻陽民張甲彭乙争溉田水交惡張以禾方熟夜往視之彭適過其處張因殺之而誣以盗禾取其家竹篾實禾為驗吏以為所殺者真盗也將貰其罪公曰彼盗汝禾用手取之耶抑用鐮也曰用鐮耳公問鐮安在不能對

乃論如法有黄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愎與諸兄數有爭且陵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于天發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共殺之季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婦子某能衣食之天發許諾尋就逮自言實出錢與龔某者使殺之龔盖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賂吏如其言文到成獄公疑有寃訊之果然迺以始謀者為罪首常德之桃源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

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擊之至死慮其復甦斷首棄草間而棄尸與杖於譚某家溝中吏往視之果得髑髏而尸與仗皆無有公曰尸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目已瞽而謬云曾見一尸為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語吏曰此迺疑獄且不止三年也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得悶風疾其妻惡之逃歸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以訴于官事未決而乙

於屠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鬬毆旣去而至屠者燕丙家責所貸又與丙鬬毆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它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極以聞吏不察遹捕繫兩屠者治殺人事公問其母得乙風疾狀兩屠者賴以免卬社子者問同里民家女爲妻未及娶而周某者耻與爲婭婿止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而殺之楊惠孫黄文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傭惠孫所又適僦文德屋以居文德因嗾社子援楊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孫

彊服而不能言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周通其妾而殺之後徙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遇風禱于神許採生以祭而殺周取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前二說既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驗猶未足信況無尸乎及詢得其實則教之自誣者衛推官也於是社子已瘦死迺出楊父子破械遣之州人劉文貴死妻弟同郡朱德來省其姊文貴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貴次子與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蝦蟇毒乎

擣烏桕根和酒飲之得暴下視之無它毒而病愈劇德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其母以聞于官未及逮問而德死録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變定為病死衛推官者先以他事怒録事欲假定驗不實為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聚檢作中毒死辭連三十餘人養子已誣服公疑有冤為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衆皆曰獄辭盡衛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併按衛推官罷之凡此皆死獄公所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富

者以佃客家人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寃貧者以年飢
取他人穀因擊傷之而傳重議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
十百人澧之齊氏沅之曹氏駱氏靖之唐氏並雄於貲
而善持吏短長為民害齊因湖泊官不聽其撲買而汙
以他事曹與駱有罪例當施粉壁著其過惡遂藏去省
檄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為黃平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
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婚田來訴者
公雖歸其事於有司後必詢所處當否即有未當折以

片言莫不心服而去公既名還兩入臺為御史湖北之人思之不寘而士之有文學者大祝周君歴叙其事焉昔者于定國嘗為御史矣而其為廷尉也居十八歳乃遷夫以十八歳之久事之可書者宜不一而足史僅存其父于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于定國之事一無所登載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克而已豈非當時軼其傳而史家無述歟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輙因周君所叙刪取大畧為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

公今由中書禮部侍郎出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絶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舉無足動其意而其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荒忽風月寂寥之間是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其不能無待於外則一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無識也果奚取奚舍焉

苟無累於取舍則稊稗也螻蟻也瓦甓也萬物之職職未有不可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山而未始資夫山以為仁知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為知君子之樂固無所待於外也予嘗與客造乎自怡之齋叩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噫謂白雲不堪持寄而可自怡悅者華陽之戲論爾夫既已遊乎方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為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珪疊組一旦蟬蛻而去由由然立乎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為

山中罕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多道華陽之白雲固不能為之累也今之名齋顧有取乎其自怡之云者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矣非有自得乎其中則夫所待以寓其樂者曾何異於山中之白雲乎雖然濠上之遊魚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怡悅與否賢主人固無庸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予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

之姑識其與客語者如此主人哈嚕其氏台哈巴哈其名
嘗以嗣襲長萬夫云

巽菴記

餘姚楊君名其宴休之室曰巽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
義夫巽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君之
名其菴者不可無辨焉耳盖菴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木
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為卦其彖辭曰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言

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況君遭時承平方以材見推擇且寖有顯職宜其席不暇暖寧能久居此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食藏修游息于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惓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乎變則巽自遯來遯而為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君果遯而不變者乎

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異俗木茹澗飲嗒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抑予聞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為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或為隱或為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寓迹乎茲菴有類夫以潛隱屈伏為巽者於是乎言

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為之表悉著其氏名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

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江浙行中書省涖治錢塘五十又六年題名有記尚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今丞相適下車亟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廣厦增崇其壯觀以昭示乎等威而未及蒐遺舉墜補題名之鈌平章政事喀喇公視事伊始命掌固考舊櫝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溍叙次梗槩以告來者溍竊嘗以文字為職業而效趨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

朝稽古建官以來庬臣碩輔入則保玆天子而儀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一所以聳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為行省凡十有一而江浙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勾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海隅旁連諸番椎結卉裳稽首內嚮挈兵民二柄而臨制於閫外事任至重非元勲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寄丞相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鎮玆土紀綱號

令煥然聿新群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為之改
眎而易聽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功特勑詞林宗工
作記并書篆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
昭回之光而流榮耀於無極若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
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秘閣之所纂名山金
匱之所儲相為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甚大豈偏
州下邑廳壁所記可槩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記諫
院題名以為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

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乎是道雖秉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為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聖神撫運鉅人並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奮庸於内成周之三后協心於外畫一之治罔間後先述作之家遡觀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廟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國朝之制也蓋自唐分三省肇置都司為尚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之衆而任是職者止於一人其選不輕矣考之六典則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省內宿直等僅僅數事而已位有常員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為元僚小大之事罔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關白得執文墨議論相可否僉議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

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
命秩悉視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内外之異合左右為一
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
務尤劇委任之重夐絶前比非清方敦實閎敏周通之
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歴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為
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
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儁功偉烈自見者侈為盛世之
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

重新於災燬之餘爰命滑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滑竊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因其所居之位而寓規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於邊隅之阨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羣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為之記凡叅賛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兹不得而詳焉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曁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修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寘其中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為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為科目之設茲其權輿迨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寖久文運之開適惟其時誕布詔條光揚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

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缺軼而表顯之不獨為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懲列傳所載盡瘁事國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清徐公皆邑之先達也覩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于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為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彰千載之盛際非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滔之曽大父左曹公實志之茲俾滔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滔不得辭也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歷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於寇今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為

學而規制寖備逮入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歷二年冬達嚕噶齊特哩始盡撤而新之奥殿邃廡夷庭穹門崇高脩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墉面勢甚正而地脉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挾宫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輟工後來間有不為其所怵者率憚於役斂費鉅罔敢自任顧假術者之言以為觧閲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强來涖事展謁而退覿斯

堂之堅茨不施欹仄敝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為之太息亟令鳩財僝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弗具朽墁瓴甓必堅必良棟宇豐碩櫺檻顯敞飛榱步簷周于四阿左右齋序為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畢潰于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于廡下則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壤及它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為杏壇脩五十尺有奇而廣加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

明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湑記之葢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為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何一旦倏興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籩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幾若向之有廟無學何以廣教道稱上旨哉冝乎周侯緦緦焉致其力而不卹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

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槩有晉陵胡公珵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滑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為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泯滑不敢勦取前人成說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為記其顛末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為碑文其别廟在今蘭谿州者里人徐畸實為之記畸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袁

聘儒記江山之别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況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衢人柴某家于蘭谿既與州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滑志其歲月于下方滑竊惟湯武以仁義與偃王以仁義亡

興亡雖異其為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蔭庥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畸䀇儒之説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鐘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毁弗存已久寺僧曰直曰謚寔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寂謚今以甲乙之傳嗣為住持爰輟衣盂之資購田若干畆祠公

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重刻諸石而俾滑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為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既丐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國卜居焉經郊恩叙復監鎮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名計議使詭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

親王奉使過磁州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遽以遺表聞詔贈觀文殿學士尋賜諡忠簡公階正郎卹典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

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鎮江之京峴山而立廟於鄉郡從祀於邑庠並著為有司之彛典謚之生上距公歿二百餘年且去家為浮屠而不忘乎賢其賢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滑是用序次其作始之自并以公官伐之槩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于社稷者有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重脩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

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為郡而未為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為最著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祠創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院則自陸侯子遹始更王侯佖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

朝仍其舊設師弟子員而鄰僧怙勢悉奪其恒產以為己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三十頃取鬻薪之竒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搆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修明學政偶閲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為二俾分佃之咸以為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沉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壊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

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嚕噶齊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事勸相焉寮佐亦克交賛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嚕噶齊伊埒穆爾毋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峯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於登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

臺曰富春山庀事于是年之十月而訖役于明年之五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于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溍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焉於中不能自已者矣諸君子藏修游息於斯顧瞻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

前賢所論述者滔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間爾仕於中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涖兹郡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為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為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于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

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于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頒行於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於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器物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為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逮陞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為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寘弗

講至正元年夏四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為士者百家為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為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以圖之僉言儀真有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于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為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于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叅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為也侯曰作樂以

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為考其度數齊量範金為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為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予書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葢古之設教莫重於樂非止用於釋奠也俁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從俁俯其時事周

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於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来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藕僎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為務勤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

令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簠簋豆登罍勺槃坫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令達嚕噶齊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為僕居其間雖無能為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滞訟姦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廐以

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顧舉其所重為之記他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為禮也略為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為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狃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欲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為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嚐

嚕齋名布哷齋 河西右族蘇傒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目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南山題名記

婺之宦學於杭者每歳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敘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

學士領儒臺滑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屨屐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覩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令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滑忝有禄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三十有九年今之

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為作也諸公謂滑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通濟橋記

婺瀕溪為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為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絙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艣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

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狎至宣慰使哈喇岱金吾公為移閩閫徽善二而授役馬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絫石于淵者十有三旁為兩隄中為十一墩凡墩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橢而剡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墩皆集未及架木為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杭游民沉甲斷髮為頭陀走京師紿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

願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為請于東朝旣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頓石堅緻不易動僅仆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子雪牛菊公嘗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未幾友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亟以玆橋為言徐公矍然謂

人之為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民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牘為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叅議中書省事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為橋梁與不急之役異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疑者符下龍公首罄衣盂以倡興作江淅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為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處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令工部尚書慶喜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

部使者節而來躬涖視之且輟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所部吏民佽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殫其勸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脩廣楹間五十而為殿者三為亭者二殿以妥觀音大士泗洲僧伽元天上帝之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來俾為之

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遡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之常事可以槩論夫何以措其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第叙後要而不及其他盖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也某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貽諸後之君子云爾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淮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御史也公平居無他好玩惟見以古彞器法書名畫求售者輙損厚直取之所蓄既富緘縢庋置覆以傑屋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逮今闕十有闕年嗣子耀州史官傳藏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間嘗諗于某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公實為之記别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别業有翳谷

則翰林待制郴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為之記者幸畀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某生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為役然杞雅故於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為不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宋圖覇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無幾其

不足徵尚何怪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至于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為追恨痛惜而不已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代之儀章物器皆公為江浙宣閫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朝廷武夫俗吏莫敢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於斯文甚大中原文

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丘隴屋壁之遺而窺見皆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於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為之子克謹其承久且弗忘不待當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康閻公所為碑銘此不著耀州名駉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輙購以重貲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内府故藏紹興丁卯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為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喜觀者為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為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竚

者為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執蕉箑而熟視者為黄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為陳無已據横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為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為晁無咎坐古檜下擘阮者為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竚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説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士偶坐而諦觀者為劉巨濟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為道帽僊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

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黄衣者三人而其一為道服繭衣紫氅黲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鬟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玉卮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怪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茂蔭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間寓意繪而為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為誰記作於政和甲午後一十又三年謌乃以研進研盖端溪紫石其形

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為水委而旁刻兹圖其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覩所謂述古圖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磬崇鼎一旦歸于士庶之家固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於庶人所通用也矧兹制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宜

為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硯得名記為堂而作仲素所蓄有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西湖書院田記

昔天下未有學惟四書院在梁楚間今江浙行中書省所統吴越間之地偏州下縣無不立學而其為書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賢之鄉邑及仕國遺跡所存而表顯之以為學者之依歸不然則好義之家創為之

以私淑其人者也獨杭之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尤盛舊所刻經史羣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板庫具在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徐文貞公持部使者節涖治于杭始崇飾其禮殿而奉西湖上所祠三賢于殿之西偏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詳達于中書畀書院額立山長員異時書庫官之所掌悉隷焉顧所以贍之者田皆薄瘠且遠在他州縣富歲所輸猶多不登營繕廪給之須猶或匱乏而弗繼未有

餘力及其書也郡人朱慶宗以二子嘗肄業其中念無以報稱乃捐宜興州洎陽村圩田二百七十有五畝歸於書院遵著令減其租什二實爲米一百三十有二石請别儲之以待書庫之用而毋移他費凡書板之刓缺者補治之舛誤者刋正之有所未備者增益之主教事者既白於儒臺而轉聞於憲府俾有司蠲其田之徭役慮後人昧於所自而墮其成規徵文爲記以示永久昔蘇文忠公記李氏山房藏書以爲物之悦於耳目適於

用而不敝不竭隨人之才分求無不獲者惟書耳李氏於其書既取而用之而書固自如未嘗少損也夫書誠可悦而適用不敝不竭矣使傳刻者歲滋久而常無絶則摹造者日益廣而豈有竭哉向之書院若白鹿洞若嶽麓非朝廷所賜無以得書今也以布衣之士而垂意於學校之事不患其居之不崇食之不豐而患其書之不完此仁者之心無窮之患也學者宜無求而不獲能玩味其英華而究極其根柢者幾何人哉蘇公所以嘆

古人得書之難而其學非後世所及後世之書多且易致而學者益以苟簡也蘇公書院之先賢顯誦其說而推明之以為記庶幾來者主張是而勿廢且以勸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為花城為其鄉之望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賑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

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為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為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厚薄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

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泯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叙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茍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

而發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為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為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周宇之内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逺具邇秉彛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為之記者非徒以勗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弗墜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敏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修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為齋居之所匾曰敏學四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予將北上艤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於武丁之命說而論為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修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已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大聖

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
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於敏乎他
日與顏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
可見矣回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其
不敏者乎苟徒為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强是謂知退而
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為學
之道所重尤在於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
而允文不自以為足汲汲焉欲求予言申其義以記之

予聞孔子教人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愼於言為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信敏於行與事者也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奚以予多言為哉姑以此復于允文云爾是為記

閒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篇翰自娛尤嗜淵明詩摘其語匾所居室曰閒止齋而

屬予記其所以名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即以居止城邑逍遥閒止為言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媸之相形强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然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於膠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絶物而寓情於風月寂寥之鄉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為有所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場物任

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為山林山林之為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謂逍遥而淵明取以為言者乎抑其言不止於止酒亦不止於及其居止也坐止於高蔭而不知孰為輪奐之美步止於蓽門而不知孰為康莊之達味止於園葵而不知孰為食前之方丈歡止於稚子而不知孰為侍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閒放不拘逍遥自適耳又安知孰為莊生之遊孰為淵明之止乎子英清修好古

處城邑如在山林未嘗弊弊焉牽於名迹宜其聞淵明之言而有契於心也然予聞孔子可以止則止苟未可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蓋胥失之當其可仕則如淵明以弦歌為三徑之資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之不為五斗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於物而異方同得何適而非逍遥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真止者也子英屬予記其為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敬止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遥閒止詠止酒其取義皆非

尋常梏於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欲見好讀書而不求甚鮮如淵明者共論斯事子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歟倘能為予言之請留吏僕而筆受之以為後記

記高祖墓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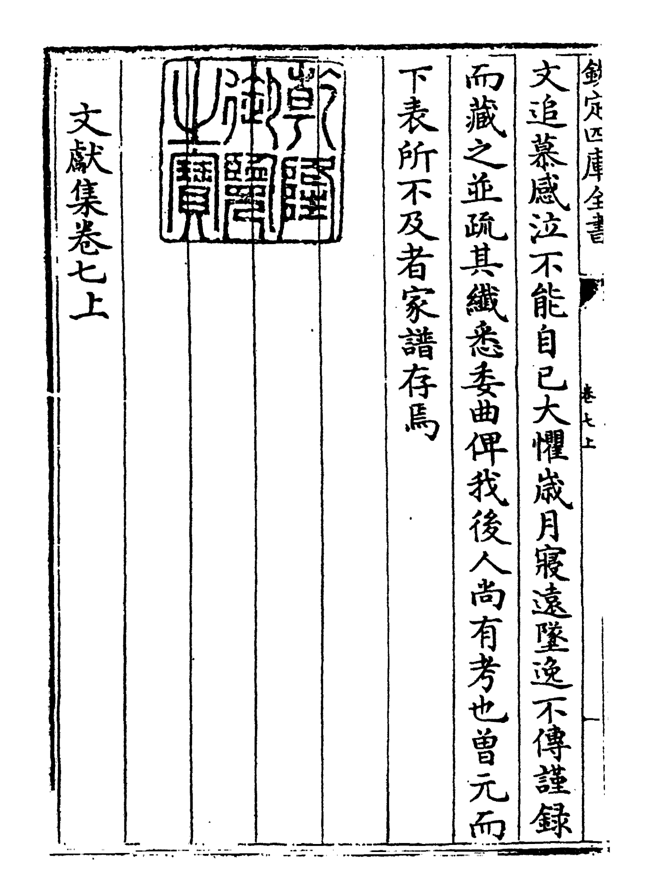
右迪功郎黄公墓表公滔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户部公求為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户部公景定間再遇明堂恩庚申贈

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即戶部公是為涽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輙對是也既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觧表云再薦于漕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觧擢

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七十次㷊初户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男爵使就試於漕闈非其志也掇俚諺為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䞉於㷊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燓以

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囦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即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帥鎮軍號而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也户部公二子長垓次承節郎諱諤是為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辰有子應龜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三子長埴次壔咸淳己巳户部公似明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壔故户部公之子無用蔭入官者壔未命而户部遭內艱尋更名君澤

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于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麒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一子埈生一女適劉璨埈生于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于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埈又改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户部公所為壙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久溍生于高祖既歿三十五年之後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其



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寖遠墜逸不傳謹録而藏之並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曾元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文獻集卷七上